

老貓

陳旭民

老貓肥肥蜷曲在屋子角落裡的一張椅子上，縮著脖子，眯著眼睛，頸上套著個喇叭型護罩，渾身一片孤清、寂寞、落泊、疲憊的神情。

我從小和貓就很有緣分，家裡養貓，左鄰右里也養貓，外出時和貓兒打招呼，牠們也樂意和我親近。我扮貓叫是一絕，曾在課室裡小試牛刀，讓前後左右的同學個個低頭在書桌下搜尋那看不到的貓兒。我愛貓的敏捷活潑，天真無邪，率性而行，你對牠好，牠自會對你好，不像人，就算將心向明月，往往換來的是明月照溝渠。

肥肥是妹妹十七年前帶進家門的，初來時比一隻老鼠大不了多少。她只是一頭普通的家貓，毛色灰中帶黑，黑中帶黃，然而一對水靈靈的眸子晶瑩碧綠，著實靈氣逼人。一大早起來她就前撲後跳，飛上躍下，精力旺盛，沒一刻得安寧。無論一個乒乓球還是一根羽毛，她都可以興高采烈地玩上半天。她又愛逗母親玩捉迷藏，當母親走過時，她會突然從沙發底下竄出來，一把抱住母親小腿，叫她大吃一驚，然後一溜煙奔回暗處，癡癡地等待。後來妹妹在肥肥頸上繫上一個小鈴鐺，母親才不再投訴。

母親身體還好的時候，到菜市場買菜時總會順便買幾條九棍魚給肥肥做飯。傳說中，九棍魚是貓兒的至愛，嘗過後便不屑吃其他的魚了。母親煎九棍魚很有門道：先把生鐵鑊燒紅，放魚下去，收慢火，慢慢把魚煎香，然後把魚反轉，待水大半乾了，用鑊鏟把魚細細地分開一小塊一小塊，按平研碎再煎，來回無數次，直到一條條魚化為一大堆煎得香噴噴的魚茸。肥肥聞到香味，心花怒放，總會不停地在母親的腳旁磨蹭盤旋，豎起尾巴，口裡不住地「咪噢咪噢」歡聲高唱。到母親把魚茸混好了飯，放在碟子上，她就會急不可待地狼吞虎咽，儀態盡失。

有一晚，母親替肥肥做好晚餐後，左呼右喚還是芳蹤渺然。大家都覺得奇怪，四下搜索還是遍尋不獲，斗室蝸居，又可躲到哪里去？漸漸不祥的感覺浮上心頭。母親看著窗外，失聲說：「不會是跳樓了吧？」本已手足無措的妹妹聽到這話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抱著肥肥的照片，先是面容扭曲，繼而放聲大哭。大家都亂了套，七嘴八舌，父親提議天亮後到下面騎樓去搜索屍體，妹妹一聽到就哭得更兇，把衣襟都哭濕透了。母親細細思索，好像記起了什麼，跑進睡房，打開衣櫃 - 可憐肥肥已經在裡面被關了大半天的禁閉。想來肥肥應該是趁母親早上打開衣櫃時，躡手躡足偷偷躲了進去玩捉迷藏，沒想到弄假成真。失而復得，妹妹把肥肥緊緊地抱入懷中，又罵又吻，破涕為笑。從此肥肥再沒有走近那衣櫃一步。

幾年後，母親的身體轉差，病得越來越重，再也沒力氣煎九棍魚給肥肥吃了。妹妹開始給她吃貓餅乾，沒想到她越長越胖，身材比加菲貓還要誇張，走路時肚子都幾乎垂到地上，身手也不像從前般靈活了。我回家探望母親時，一進門她就會「咪噢」一聲跟我打個招呼，我也「咪噢」一聲算是回答。

母親是在十月份的一個清晨在睡夢中在家裡去世的。她多年辛勞，久病纏身，我們心裡都有預備，只是走得突然，大家都傷心。然而回心一想，她走得安詳，能夠從惡病中得到解脫，大概也是一種福氣，可是父母兄妹大家能在今生相聚都是生命中的緣份，分手道別時總有戀戀不捨的感覺。人在旅途，緣來緣去聚散有序，花開花落總有定時，燦爛盛放的櫻花總有落櫻如霜之日，如火怒放的紅葉也總有黃葉飄零之時，人生世事，莫不如此。

母親過世後，肥肥茶飯不思了一段日子。前陣子，肥肥開始不時咬自己身上的皮毛，醫生說她患上了抑鬱病，除了必須吃抗抑鬱藥，還得戴上個護罩，防她自傷。有一天晚飯後，肥肥有點老態龍鍾地跳上沙發，偎依在我身旁，抬頭看著我，四目交投，先是試探地把右手放在我大腿，見我不反對，再把左手也放上來，然後爬進我懷裡。我十分驚奇，因為多年來她只會主動爬進母親或妹妹懷裡的，難道她想在剩下的日子裡好好地親近我一下，不枉了我倆今生相識一場？正胡思亂想間，她已沉沉睡去，時間久了，我的手腳開始又癢又痛，但我還是強忍著，一動不動。也許，她正在夢中回味那九棍魚的鮮味？也許，她正在夢迴那無憂無慮捉迷藏的日子？也許，她正在回到那愛心滿溢的歲月？我又豈能大煞風景，驚破了她的輕夢？

一人一貓，在茫茫夜色中相擁而坐，念天地之悠悠，嘆生命之無常，獨愴然而涕下。